

167658

金慶雲說唱3



海宏教授雅正



金慶雲之敬贈

二〇〇一年

二月

金慶雲說唱3

音 樂 雜 誌

167658

藝書房 21

金慶雲說唱 3——音樂雜音

作者 / 金慶雲

發行人 / 林維青

編輯 / 曾麒穎

封面設計 / 李怡儀

出版 / 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

登記證 / 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

發行 / 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縣五股鄉新五路二段二五六號之一

電話 / (02)2293-8111

訂書傳真 / (02)2507-6099

訂書電話 / (02)2507-6098

讀者服務專線 / 080-012304

初版 / 2000年10月

定價 / 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開場鑼

序

七

老師教我的歌——紀念林秋錦教授
音樂是什麼？

歌劇之城

誰在遠方唱歌

十五
二五
二九
三三

第一幕：六個尋找演員的劇中女人

杜麗娘

牡丹亭四百年

四一

蘇州張繼青還魂杜麗娘

五〇

不存在的牡丹亭

五三

崑曲札記

五八

鐵鏡公主

絳唇珠袖啓寂寞——顧正秋的京劇啓示錄

七三

杜蘭朵

尋找杜蘭朵

八九

杜蘭朵在中國

九二

第二幕：六個尋找聽眾的台上男人

許萊亞

一九九五

一九九七

等待滄桑

走進冬天——冬旅獨唱會

圍牆拆除以後

許萊亞專訪

一六一

一六四

一六七

一七二

蝴蝶夫人

訪問黃英

惜花疼煞小金鈴——黃英獨唱會

一三三

一五二

咪咪

咪咪的祕密——芙瑞妮

天上地下人間——芙瑞妮與喬洛夫演唱會

一一九

一二七

阿依達

石室與白鳥

維爾第的勝利

一〇一

一三三

杜蘭朵的二重唱

九六

秋天的感覺——許萊亞獨唱會

一八二

蓋達

極光

不可承受之輕——蓋達獨唱會

一八七
一九〇

喬洛夫

王者之音

一九五

多明哥／卡瑞拉斯

超越高音C

二〇一

霍格卡

溫柔方是英雄種

二〇七

第三幕：五個尋找音符的幕後黑手

巴赫

不為藝術而藝術

二一五

舒伯特

讓石頭唱歌的人

二二一

舒伯特的課題

二三〇

雜音

舒曼

美麗的旋律及其他
歌憶前身

一三九
一四六

舒曼三十九

一五一

天才與瘋狂的交界

一五五

布拉姆斯

如果維特不死

一六三

施捷

施捷的神劇、歌劇及其他作品
生生大地——東方人的德文神劇

一七三
一八〇

歌的斷想與聯想

一九三

讀曲五則

一九八

序

相較於音樂，這些文字只能算是雜音。充其量比喧囂滿街的政治噪音略勝一籌。或許還不如一些精心設計的商業廣告。本質上這些行為裡最重要的一點是共通的。是的。我是音樂家和作品的宣傳義工。單人匹馬的的唐吉柯德。奮力敲擊著瓦釜，聲嘶力竭的叫別人安靜一下，讓我認為真正重要的聲音，好的音樂，不要被悶死。

五年前出版《弦外之弦》，就為內容的蕪雜大感羞愧。立志要好好規畫，寫一本像樣一些的，有系統的東西。幾年下來，攤在桌上的幾十篇舊稿竟比上次更無頭緒，連目錄都排不出來。只得硬著頭皮變個戲法，湊出一齣荒唐歌劇。就和警察來時，把各類雜貨大布一兜的地攤販差不多。其實不過是生活的記錄。大半是某一次重要音樂事件的宣傳品。事前事後，正寫側寫。生怕別人不知其好，禁不住在一旁搖旗吶喊，吶喊不休，自以為貢獻了一些力量。

文字的雜亂反映生活的雜亂。這幾年，竟沒有一篇是安靜從容，無牽無掛寫成的。一邊寫一邊盤算著字數，如何發表。為什麼以前，特別是在維也納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這

些？隨意寫了，自然有了去處（這是自私的我懷念張繼高先生的一個理由）。報紙雜誌越出越厚，但篇幅到那裡去了？大概像我這樣的雜音製造者越來越多了，各行各業的。而我屬於一個無足輕重行業（失敬了，同道們）裡頑固保守落伍而且孤僻的逆流。

唯一可以為低落成績找到的藉口，是我每年一個專題的獨唱會，佔據了生活的中心。自知能做到的距離心目中好的音樂還很遠。我只是趁著天暗以前，整理一天忙碌後凌亂的桌子。很多篇文字是自己音樂會的副產品。舒曼、舒伯特、布拉姆斯。中國歌。寫成文字，是對心中音樂的整理。雖然對表達音樂而言，文字是那樣不趁手的工具。

放在第一篇的，是紀念我的老師。我的音樂源頭。老師以九一高齡過世，我們再沒有蔭蔽。是面對自己的時候了。

一九九七年很重要。舒伯特兩百年誕辰，布拉姆斯一百年逝世紀念。幾家報紙雜誌約稿，我一律承應（百年一遇的機會啊！）。面對舒伯特，才知道他的廣大，太多要說而無從下手。連寫幾篇，竟然還如瞎子捫象。讓人氣餒。真的，去聽聽舒伯特吧。純粹的音樂，再不需要雜音的干擾。

寫顧正秋和崑曲，是看戲惹的禍。因看戲認識了一些有意思的朋友。他們見我這學西洋音樂的對戲曲這麼著迷，頗有迷途知返的意思，對我特別包容，不嫌淺陋。九八年，為

張繼青第一次來演崑曲，董陽孜要我幫忙宣傳。我成了球戲規則都弄不清的啦啦隊。就寫了『牡丹亭四百年』。很久以後，一天午睡正酣，接到一通電話。是張曉風。我開頭完全想錯了人，支支吾吾半天才回過神。因為我們根本不相識，到今天也沒見過面或說過第二次話。她輾轉查出我是誰，只為跟我說很欣賞這篇東西。我完全體會到她的心情。文字本身何足論。只是中文系出身的她，見我這樣的外道肯為湯顯祖說幾句話，就受了感動。小眾文化的工作者，誰不是憂心如焚，知其不可而為之。對一點善意總是回報太多。

為了爭取刊出（繳稿又太晚），我厚顏地對主編賣以大義。九七年，歐洲乃至全世界如何紀念舒伯特、布拉姆斯、德洛斯特、海涅，九九年輪到歌德。湯顯祖牡丹亭難道不那麼重要？我理直氣壯地在人堆裡推擠到一個顯眼的位置。真的，不是因為自以為標語牌如何好看。只希望上面的訊息讓人讀到。

就這一點功利心吧，在這自認為毫不功利的行為中。或許使我的雜音距離音樂更遠了。但，是不是因此真有人讀到了訊息呢？

功利。我所宣傳的都是正確的嗎？就和所有大聲疾呼的政客一樣，心底其實不無忐忑。這讓我迷戀的音樂是值得的嗎？對我自己，毫不猶豫的相信是的。對別人呢？我想未必。對我而言，音樂美學只有問題而無答案。在『王次炤音樂美學新論』的序裡，我追問

自己，再作一次肯定。

然而人生毫不容情的用殘酷的現實逼問，使我嚶嚶不能答。杜蘭朵北京太廟演出。我正好被邀到中央音樂學院講學，就提早幾天出發。心裡懷著比當年對維羅納露天劇場（同樣的劇目）更大的憧憬。首演日，場裡多是歐洲人，除了三報的記者外，卻沒有遇見一個認識的台灣客。我很詫異。問記者為什麼沒有人來。「金老師，人家不像你這樣多金啊。」一位回答。我心裡怫然，自覺委屈。我比人多的不過是熱心罷了。台北貴得我買不下手的音樂會都高朋滿座。我對那些只聽「高貴」音樂會的贊助者向來冷眼。誰說音樂只是富人的事？

北京的杜蘭朵誠然動人。首演當晚匆匆寫了兩篇短評。正想細細描述一下這難得的經驗，電視報紙的另一種消息完全攔噬了我。長江洪患。第七道洪峰才過武漢，直撲下游。兩百萬軍民挽手抗洪。千里血肉長堤。多少人數十小時浸泡水中。大堤潰決，數千戶人家淹沒水底。濁浪滔滔，嘶喊哭嚎都不可聞，音樂又算什麼？我淚不能止。我們在作什麼呢？我們能作什麼呢？

梅塔在人民大會堂義演了一場維爾第的安魂曲。五百人民幣一張票。我買了，不是為音樂。相對於災民，我確實多金。音樂或許真可以作一點什麼。但音樂本身距離災民很

遠。很遠。

我沒法再為杜蘭朵的演出寫一個字。

還有更切身的要來。九二一的地動山搖之後，我很久不能唱歌。在生命的第一線上，對很多人而言，音樂不是最重要的。對愛樂者如我，是不是平日總逃避在音樂的純粹世界裡，對人世的雜音充耳不聞？

我深切反省著。音樂能作什麼？我依然相信那是最大的撫慰。是不是我們作得還是太少，沒有讓音樂進入大多數人雜音太多的生命中？

金慶雲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震後一周年

開

場

鏝

老師教我的歌

——紀念林秋錦教授（一九〇九—二〇〇〇）

別人在這這魔鬼營都修練成了天使，只有我是一心想逃跑的小魔鬼。我本來三天兩頭咳嗽。咳嗽時更不敢上課，就請病假。兩次下來，老師叫同學到宿舍把我押來，二話不問，唱，唱，唱！

誰是台灣第一位藝術女高音？

很少有人知道，不久前，她還在我們身邊。

一九九八年我的中國歌獨唱會，老師來聽。散場後幾個老同學簇擁著她唧唧喳喳，好像都回到了少女時代。一位非常資深的藝文記者狐疑的金：「那位你們喊老師的老太太是誰啊？」

「我們的老師啊！九十歲了」我們都搶著答，好

老師教我的歌



林秋錦教授

像光彩神氣得不得了。

她吐著舌頭說：「還有這一號人物！像個慈禧太后！」

可不是。我們自己都是退休的老教授了。那天拍的相片號稱五代同堂。就我們所知，今年二月以高齡安然去世的林秋錦老師，是當之無愧的台灣第一女高音。她是我們的，也是好幾代人的老師。台灣的聲樂教育譜系裡，她就是源頭。

兩場音樂會讓我夢想成為歌唱家。民國三十五年，我在上海聽到管夫人（喻宜萱）的獨唱會。那是我的第一次音樂廳經驗。我迷醉於音樂的氣氛，幽暗的聽眾席，舞臺上的演唱者與伴奏。管夫人深色的旗袍，襟上的一朵大花。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了管夫人。告訴她五十多年前那個小女孩的感動和感謝。

然後就是民國三十八年。我是新竹女中高三的學生。在新竹的國民大戲院裡，聽林老師唱茶花女中的花腔。我簡直不能相信那叫人暈眩的高音是由真人發出來的。從人聲的盡頭又再向上拔起，自由飛翔如海鷗。比那些很不真實而又稀有的七十八轉唱片更穿透人。我由此堅定了學唱的志願。而一年後真的考進師大音樂系。甚至成為她的學生。

林老師台南人。在以音樂知名的長榮女中畢業後，先到上海，本來要就讀上海音專，不久卻轉到日本東京的中野音樂學校。一九三四年參加了留日音樂家組成的「鄉土訪問